

一支笔小说精粹

只有我们愿意打开
心灵的窗，才会看见
心灵玄妙的宝藏！

爱情永远不会关机
友情永远不会关机
爱始终醒着
它永远都在静静等待
人们的召唤

似水年华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似水年华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真情永不关机。

犹如老家的大门永远为你静静开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你一声召唤。爱就立刻飞到你身边来。只有我们愿意打开心灵的窗才会看见心灵玄妙的宝藏。只有我们愿意打开心内的门才会看见门外清明的风景。只有我们愿意打开心内的窗,人间的繁花满树灯火辉煌,才会一片一片飘进窗来。爱情永远不会关机,友情永远不会关机,爱始终醒着,它永远都在静静等待人们的召唤。



目 录

目

录

像胖胖熊一样爱你	(1)
升官	(13)
取巧的代价	(47)
谁让我恋爱我和谁急	(75)
心动	(93)
《从未有过的接触》	(117)
星缘	(128)
爱,就在今夜	(135)
残缺的美丽	(140)
似水年华	(144)
单相思	(165)
我在雨天有个约会	(183)
真情选择	(188)
情人	(193)
保鲜汤	(200)
玻璃瓶里的苍蝇	(205)
不经意的告白	(235)
生命的痛	(247)
晓梦蝴蝶	(263)

只爱陌生人——汤包和小笼的故事	(269)
朋友送我一条狗	(285)
一张彩票	(290)
今生永远的心痛	(293)
晴雨的 2004	(298)
流泪的雪人	(303)
谁咬了一口苹果	(309)
活着	(318)
大伯	(330)
胖之累	(347)
蝴蝶来过这世界	(352)
都是“二奶”惹的祸(小说)	(361)
日光强烈	(376)
请不要问我,魔鬼是从哪里来!	(401)

一支筆小說精粹





像胖胖熊一样爱你

似
水
年
華

在一个日光强烈的中午，琴雅背了沉重的行李，抱着心爱的胖胖熊，穿越整座城市抵达另一处陌生的新家。她要攀上八层的楼梯，再搬进那所宽敞的大房子。这实在是一件累人的工作。她的沉重的行李是两个大箱子，一个箱子底部装着四个轮子，一个箱子顶上长着两条背带，里面装的是衣服、鞋袜，还有笔记本电脑。她的胖胖熊身高仅有三尺，蹲在地上不到她的腰间，抱起来轻得就像一张纸。但是现在它笑眯眯地望着女主人，屁股上沾了灰色的一层泥土，绒毛上浮着些许刚刚附上的落叶。琴雅盯着它，它也开始咧开了嘴发笑。事实上它一直都在笑，像是在嘲笑琴雅的昏头昏脑，像是在为刚抛弃了她的那个男人加油鼓劲。

琴雅放下了背上的箱子，手上的箱子，把高跟鞋踩在胖胖熊的头上。琴雅生气地问：“

你为什么笑我？”

胖胖熊自然不会说话，它甚至也听不到主人的问话。也可能它觉得主人的高跟鞋很好玩，鲜红色的高跟鞋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就像是一块红布在发着骄傲的闪动的光。它顺着琴雅脚倒了下去，倒在草丛旁边的灰尘中。灰尘旁边的草丛中这时突然蹦出了两只苍蝇，互相纠缠在一起，嗡嗡地高飞起来，掠过琴雅青春的面庞，在她的耳边盘旋着。琴雅

觉得这两只苍蝇是在警告她，因为她的胖胖熊破坏了它们的好事。她断定这两只苍蝇是一公一母，屁股小的是公，屁股大的是母，正在草丛里幽会。

她低下头，把胖胖熊扶了起来，替它拍掉身上的粉尘和草叶，把它抱在怀里，亲着它的嘴。她笑着说：“你等着吧，那只母苍蝇就要倒大霉了。”

琴雅休息了一下，重新把两个箱子背在身上，准备登上第一层楼梯。沉重的压力又开始让她不舒服，雪白细嫩的脖子就要被箱子的背带勒断了，血管暴出了层层叠叠的山脉，脸色变得血红，气喘吁吁的呼吸让她的情绪再次变得粗暴。她把胖胖熊从一层的楼梯扔到二层，再挪动摇摇坠坠的身体缓缓地移上去。停下来，歇一会儿，她就想起了那个睡了她两年，搞大了她的肚子，然后弃她而去的男人。于是她变得不敢再稍有停顿，扬起脚丫，把胖胖熊踢上三楼。她再一次努力地向上爬去。

楼上有人下来，是两个急躁冒进的男人。一个长得高大英俊，头发油光日亮，皮鞋尖挺帅气。一个长得五官缺失，嘴角少了颗牙齿，鼻子上盖了块胶布，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揍过。他们一步下三个台阶，在琴雅的身边骤然顿住，表现出了不约而同的友好：“小姐，需不需要帮忙？”

她恶心他们的神态就像恶心自己：“不用，请自便。”两个男人颇有些意外，神经质地对视一笑，快步下楼去了。他们走了很远，一直走到了灿烂的阳光里，清风吹散了他们的头发，才回过头来，点着头，对彼此自信地说：“这个女人失恋了。”

琴雅爬上八楼的时候，对面的门开了。把门打开的是一





条白色的长毛狮子狗，它吐着粉红色的小舌头，从房里欢快地冲出来，突然看到有一只胖胖熊斜躺在对面的门口，一脸微笑。它显得很高兴，摇头摆尾地偎上前去舔胖胖熊的脸。它的舌头上因此粘了厚厚的绒毛，粘得紧紧的，就像天生与它的舌头长在一起。它越晃脑袋那毛就越往嘴里去，这使它难受起来，呜咽着往回跑，跑到了一个男人的大腿上，把绒毛朝他的腿上蹭。这个男人是随着这条狗出来的，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嘴上叨着一支香烟，头上还戴了一顶蓝色的耐克帽子。这是个对生活非常讲究的男人。他小心仔细地替狗清除了舌头上的毛，又把自己小腿上的毛扑打干净，把狗塞回房内，锁上门。他问背着两个大箱子的琴雅：“需要帮忙吗？”

在他们之间开始第一次谈话之前，琴雅已经成功地打开了房门。箱子被她结结实实地扔了进去，砸在门口的空鞋架上，发出咚咚的两声巨响。这两声巨响，和刚才这个男人礼貌的问话一样让她感到害怕和寒冷。她觉得楼就要倒塌了，心碎一样的崩塌。脚下出现了裂纹，顺着她的高跟鞋开始断裂，接着裂纹到了她的腿上，嘶嘶地断开，迸出血肉、筋骨。继而是她平坦的小腹和丰满的阴部，她的美丽的乳房，细长的脖子和小巧的头颅。她不能呼吸，不敢再让想象延伸下去，于是紧张地回过头。这个男人年轻的娃娃脸和脸上那个无比清秀的鼻子，让她很自然地挤出了一丝微笑：“不用。”

她又多说了一句话：“你家的狗真可爱，是条好狗。”男人接上话茬，客气地说：“你家的小熊也不错。”最后他说，“我们是邻居，我叫苏勇，苏联的苏，勇敢的勇。有什么需要，可以来找我。”然后他在琴雅冷漠的目光中，迈着舒缓的步伐下楼去了。过了五分钟，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和有节奏的

喇叭。这是苏勇的汽车,载着苏勇慢慢地远去,消失在遥远的另一边。琴雅勾起左脚,把胖胖熊从门外拨进门里。这个动作很是优雅,脚脖子婉转地旋转着,胖胖熊听话地跟从她的动作滚进门来,以至于她自己都跟随这个动作笑了起来。就像那个负心的男人,要决定跟她分手时她的微笑一样突然。她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发笑的,笑得是如此开心、尽兴和没有防备。直到笑容完毕,笑意凝结在了脸上,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莫名其妙地笑过了。

她把胖胖熊浸在水盆里,撒上洗衣粉,搓上肥皂洗干净,用电吹风把它的毛烘干,摆在床头。她的细心超过了体贴任何人,包括她自己。她揪着它的耳朵说:“那个男人死了,你为什么不去死呢?”她摆好行李,喘着粗气,喝了一杯清醇的矿泉水,脑子清静下来,脑袋里的那条凶恶的虫子暂时得到了安宁。她流下了眼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经常傻傻地给接近自己的男人一些机会,尽管那个男人的目的,只是用她来解决一下性欲问题。

她胡思乱想了大半夜,主题是如何摆脱这漫长的寂寞。她想到了许多种法子,比如打开窗户,裸身对着窗外这铜墙铁壁的世界,张开双臂,用最柔美的姿势降落下去。还有许多法子,都是她能够想到却无能为力的,到此她的想象力受到了压制。这半夜她都是没有合眼,眼珠就像两个玻璃球,在深夜闪着晶莹的光。她先是灭了灯,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后,望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绿色的,但此刻看来是沉郁的黑色。窗帘子随着从缝隙中挤进来的微风轻轻飘动,她从后面看到了一张冷笑和苍白的脸,那是一张男人的脸,是她熟悉了两年每天都要亲吻几遍的脸,那上面还留有她的唇印,在





窗外对着她笑。琴雅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那张脸就没有了。后来，她去了浴室，打开了水龙头冲澡，把身体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根毛都仔细地冲洗了一遍，每一个器官她都疼爱地抚摸着。洗了半个小时，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开始变得冰凉了，她擦干身子，套上睡衣，就抱起胖胖熊，倒在了床上。

这时她打亮了灯，开始给一个名字叫做晓梅的年轻女人打电话。

她说：“喂，你在吗？”

晓梅有点意外，冷淡地说：“我已经睡了，你有什么事？”

“我现在想和你谈谈了，请原谅我昨日的粗鲁。”琴雅说，她对自己的嘴巴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两个人，我这里有酒有菜，还有热水。我要和你谈谈那个男人。”

此刻的晓梅躺在另一张宽大温暖的床上，穿着一身舒适的睡衣。卧室的彩灯发出柔和的暖色，映照得她光洁的皮肤就像一块神秘的宝玉。她的身边躺着一个睡得正香的男人，手臂搭在她的腹部，手指轻微的颤动。这个男人脖子上带了一条项链，在昏暗的夜色中发着夺目的光彩。脖颈的动脉微微抖动，在安静的二人世界里，可以听到他血液流动的声音。晓梅看到这个男人正在享受一个令人激动的美梦。

她说：“天已经很晚了，明天再谈，好不好？”

琴雅凶狠地说：“你为什么连这个胆子都没有呢！”

然后她把自己的地址用最快的速度告诉了电话的另一头，接着她就把电话挂了，开始进厨房做菜。她确实是饿了，刚才为了一个如何摆脱寂寞和烦恼的问题，她的思索耗尽了心神和体力。她的神经甚至飞回了两年前夏夜的绚丽夜景、丰富的盘中大餐，和一张印有梅花血迹的床单。那是她的初

夜。在此之后她长时间地为一个出色的男人而神魂颠倒。这样的想念是痛苦的，于是在想念进行到一半时，她决定停下，而且打算要为此做点什么。

墙上的挂钟在不断地告诉她，现在已经是深夜的十二点，是该一个女人搂着心爱的男人睡觉的时候了。刚刚打开的电视机也在不断地告诉她，屏幕上已经是满满的雪花。她在卧室和厨房不停地穿梭着。她炒好一盘菜，就把它端到卧室里去，放在闪烁着雪花的电视机旁。那里摆着一张小桌子，小桌子上面放了几瓶白酒。白酒是五十八度的二锅头，闻一下都足以让她醉死过去。到最后整个大房子都飘溢着香味。她坐下来，远远地离开那酒，将胖胖熊抱在怀里，亲亲它的嘴，用手指触摸它的下体。这个毫无结果的动作突然让她感到兴味索然。她向后靠在床头，望着挂钟等候起来。

琴雅觉得必须准备一些话，以便说给将要到来的这个女人听。叫晓梅的女人肯定会来的，这是她的自信，也是她为这漫长的一夜投下的赌注。所以她的脑子紧密地工作着，二十五年积累的词汇犹如翻江捣海。她要找出一句有效的話，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都行，只要能看到那个女人在她的面前痛哭起来，给她磕头，当然这样最好。她已经开始幻想那种失魂落魄的哭声，伴着她自己清脆的大笑。那可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她想到了一句，于是她先对自己说来听听：“你抢走了属于我的男人，你该死！”她大声地说出来，声音大的让她全身一震。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她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情绪，但她心甘情愿地被它俘虏了。在这句话的催促下，她打开了自己的行李。行李箱的最底层，是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上面还粘有两片苹果皮。她把它拿出来，眯着眼睛

一支筆小說精粹





在灯光下瞧了一会儿，又让胖胖熊看仔细了。

“亲爱的胖胖熊，你看这是什么？”

胖胖熊微笑着，它的头在琴雅的手掌中轻轻地点了一下。它对主人的任何动作都表示了顺从。

琴雅说：“我该把它放在哪儿呢？”说完，倒是有点无所适从，愣了有十秒钟，才想到了一个好地方。她将水果刀锋刃朝下，立在了房门的最上方，一开始的效果并不好，因为房门紧闭，上面要安置一把刀子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于是她坐回床上，苦苦思索了五分钟，搬来一把椅子，找来一些松驰有度的弹绳，站在上面，把房门稍微开了一条小缝，精心设置了一番，对刀子的位置和弹绳的长度都想得很到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当这件美妙的机关安放完成时，她快乐地像一只春天的燕子，抽着一支烟在客厅里兴奋地直打转。她迫切需要看到那一幕的发生，这是她给一个夺走自己回忆的女人一次印象深刻的惩罚。

当第一次剧烈的敲门声在这个诡异的凌晨响起的时候，琴雅正为桌上五十八度的白酒感到烦恼不安。猛烈的怪异的气味让她肺部不适，酒精分子腐蚀着她的身体，不断地在督促着她捂上鼻子，盖上头，趴在被窝里痛快淋漓地大哭一场。为什么要哭？这是她惶恐的原因，她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为每一种行为做出解释的功能。她不禁有跑出去的欲望，但她瞬间便制止住了这种疯狂的行为。她只好把酒放到了桌子底下，用两张报纸盖上。并且，她看到窗户突然被风吹开了，外面清冷的夜色流淌进来，把室内所有的情绪都牢牢地覆盖。包括她刚刚培育成功的愉快的心情。门外传来的不停顿的敲门声，伴着一阵急切和忧虑的脚步。让她对这突

然的变故非常生气,以至于不能控制接下来的动作。她咬紧了嘴唇,没有觉察到嘴角流出了紫红色的鲜血。怀里的胖胖熊始终微笑地支持着她,这使她产生了把游戏进行下去的勇气。

她吃了一口菜,咯咯吱吱地嚼着,大声地说:“门开着,请进!”

随着房门嘎吱咣当地打开,一个人重重地倒在了她的门口。传到她耳中的是骨骼撞击地面的沉重的回声,这种声音在此刻让她听起来非常得舒服。她的嘴角流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意,所有的不快一扫而光,好像那个男人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又可以同她一起洗澡,睡觉,说悄悄话,讨论生男生女的问题,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她把口腔中的菜吞进食道,安静地等着它慢慢下行,顺利地进入胃部,站起身来,穿过客厅向门口走去。

进入她眼帘的首先是一双穿着男式皮鞋的大脚,进而是一身凌乱不整的男式衬衫,和一张笑意吟吟的英俊的脸。她对这个结果非常意外,因为如今躺在地上的不是那个叫晓梅的女人,而是睡在晓梅身边的那个男人。琴雅的思维在这一霎那出现了一个断裂的空白地带,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她站在这个男人的面前,俯身察看。在他的眉头上赫然插着一把精神抖擞的水果刀。琴雅用力地拔了两下,水果刀插得很深,拔不出来,证明她的机关是非常完美的。她朝门外看了一下,漆黑的楼道里没有一个人,退后几步,她又走进了客厅那耀目的光亮里。在灯光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一把生锈的钳子,回到男人的身边,用脚踩住他的脖子,夹住刀子,刷地一下,刀子飞上了半空,打着旋儿,和她一起跌倒在地板上。她





们发出一声空洞的声音，琴雅听到了自己的屁股被地板咯痛了的呻吟声。她抱怨着爬起来，关上门，正好把男人关在门内。他依然躺着，面无表情，眉心上多了一个血淋淋的窟窿，泊泊的血流和扑扑的血泡汇在一起欢快地流动，渐渐地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层粘稠的血块。

琴雅坐在他身旁等了一会儿，不见他醒来，便重新回到卧室里去，准备理一下头绪，想清楚前因后果。她打算等他爬起来，走进卧室想和她干上一杯的时候，再向他解释这件事情。她在短时间内想好了一个绝佳的理由。她准备这样告诉他：

“早让你离开那个女人的，你为什么不肯呢？”

半个小时以后，她决定不再等下去，男人的身体已经变得寒冷僵硬，手脚无法再自如地屈伸。她努力让他弯腰坐起来，但是费尽了气力，没有成功。她只能将他拖进客厅，用一个大毛毯将他盖住。一个巨大的热水袋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琴雅烧了一壶开水，把热水袋放在了他的胸口。她在浴室加满了热水，打算给他洗一个有人服侍的热水澡。在她那仍然汹涌澎湃着的想念里，一个没有第三者打扰的热水澡，就足以让他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在浴室里开始弥漫温暖的气蒸汽时，琴雅接到了晓梅的电话：“我的男人在你那里，是吗？”晓梅的声音既遥远又充满愤怒，“他怎么还不回来？说好只去半个小时的。”

琴雅也随着愤怒起来：“你为什么不用巴掌狠狠地打自己的脸呢？他以后永远也不会回去啦！事实上他一直都没在你那儿，你只是在做梦而已！”

“我要他听我的电话，马上！”

“你休想!”琴雅骄傲地大声地说:“我的男人他睡着了,刚刚洗了一个热水澡,吃了我做的菜,不信,你可以过来用眼珠子看看!”

“你为什么不从楼上跳下去呢?”最后,琴雅又说。

她在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次谈话,是跟另一个男人在黑暗中进行的。那个叫苏勇的男人在随后的时间内两次扣开了她的房门。先是在楼上传来了一群嘈杂吵闹的脚步声,从一楼开始响亮地发生,一直簇拥着到了她的门外,在她的耳边热烈地进行着。这是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混合在一块的争执。在八楼狭小的楼道里,爱情和生活、健康和性,他们在最短暂的时空里谈到了人生的一切。

“我的房子大得可以住下一个女兵连!”苏勇自豪地说着,敲打着琴雅的房门。门开处,他看到琴雅一脸满足地站在门口,全然没有了白日的矜持和冷淡。他使劲地把三个女人抱在自己的腋下,使足了力气说:“你还没睡吗?这么晚了,在想什么?”

“我的男人回来了!”琴雅热切地告诉他,告诉他身边的三个女人。

苏勇听了略有些失望,他说:“是真的吗,也是像那只胖胖熊一样听话的男人?”

琴雅点点头:“你的车也回来了吗?”

“回来啦!”苏勇对着除琴雅和那三个女人之外的第五个女人喊道,那是墙角的一团模糊和重叠的黑影。他扔开身旁女人的手,直冲上去,在坚硬的墙上碰了一个不知所云。他朝后仰倒,坐在了地上,在这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就在另一个半敞的门口。不过他摸了一下头,头上





没有起疙瘩也没有流血，他幸运地张开了嘴，嗓子里发出咕咕咕的叫声。

接着对面的门开了，那只聪明可人的小白狗再次欢叫着跑出来，迎接它的男主人。然后一个男人搂着三个女人跌跌撞撞进了房间。房门被使劲地关上，可怜巴巴的小白狗被隔离在另外一个寂静的世界里。它无法同自己的主人取得联系，于是它想起了中午的那只胖胖熊。它扑到了琴雅未及关严的房门上，两只爪子有力地扒动着，并且鼻孔里发出嗯嗯哼哼的委屈的请求。在它的扒动下，房门敞开了一条手掌大的缝隙。它钻了进去，很快闻到了一股比胖胖熊更能给予它诱惑的味道。

那是地板上已经干涸的血块，在夜色中闪着结实的幽暗的反光。对它来说，这简直就是终生难遇的美食。这条受宠若惊的狗伸出小舌头，虔诚地舔食起来，不一会儿就将地板上的血迹全部吞下了肚。地板光滑如初，好似什么都没有沾染过。它吃光了地板上的美食，顺着室内遗留的气味继续深入到了客厅，跑到了那个男人的身体之上。这次它遇到了阻碍，因为美食的身体被一张厚厚的毯子罩着。在毯子的上方，偎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这条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年轻女人，或许是因为她泡过了热水澡，每一个器官都最大限度地显露出来，离它的鼻子和舌头是如此之近。琴雅看见了它，但她视若不见。她正用手举着那只心爱的胖胖熊，将它放在男人的胸口上，就像恢复了当年她们同床共枕的情景一样快乐和幸福。她已经给这个睡着的男人讲述了三场有关于他的记忆，都是最近未曾倾诉的故事。她说：“我爱着你的时候，像胖胖熊爱着它的女主人一样。”她讲述得津

津有味,直到这条白色的小狗用紧促的呼吸和柔软的爪子惊醒了她的梦境。

她后来听到了苏勇第二次的敲门声,门外的男人在非常有礼貌地唤着他的小狗。她便走到门外,把狗双手送还给他,微笑着说:“这真是一条好狗。”

苏勇晃荡着身体,把狗接过去,低下头,亲了一下它红通通的湿淋淋的狗嘴。他抬起头来,也微笑着说:“狗是好狗,就是嘴巴上有股子血腥味。”

一支筆小說精粹

